

最初设想《大医凌然》这本小说的时候,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,我想写一个做手术的医生。在目前的网络世界,有关医生的小说是非常多的,但写的基本都是中医,对于诊疗本身的关注比较少,更多的是将之作为一个切入点。而从我的角度来看,我认为医生治疗患者,尤其是外科医生治疗患者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。这一点,影视作品体现得更好,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,都有大篇幅的手术室里的操作场景。

不过,如何撰写这样一个故事,我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想法。当时,我还在写自己的上一本书《重生之神级学霸》,距离完结大约还有半年多的时间,因此并不是太着急,就与自己熟悉的老编辑,起点中文网的“小分队长”聊书。“小分队长”是我最开始创作时的起点编辑,对于网络小说的热点、流行等方面理解得更深刻。他很赞同我写一本关于“医生”的小说,因为此时还处于创作初期,所以,我们首先讨论的是比较基础的部分。例如,小说应当以建设医院为主,还是主角个人的成长为重;小说的金手指,是选择天赋异禀的主角,还是重生的主角,又或者是天降老爷爷式的主角,又或者系统?“小分队长”当时建议以系统来作为金手指,我比较犹豫。当时,从我的角度来看,以系统为金手指的小说,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“轻”,因为有系统推动情节,主角也就少了奋斗和激情的原动力了,另外,系统的真实感更弱,比较容易让人出戏。

这是有别于其他金手指的地方,如重生或穿越这样的设定,只要读者在初期能够接受,那么,后期的情节自然而然的就能接受了。采用系统做金手指则不同,它很容易长期性地制造疑惑。当然,就最终的成文来说,我还是决定采纳“小分队长”的建议,选择系统做金手指,利用它的优点,通过对主角的设定,对情节的设定,来弥补它的缺点。但在当时,我首先尝试了其他的选择。

在我的第一版《大医凌然》中,我尝试设定一个外星人作主角。“外星人”作主角,可以解释很多的为什么,但也制造了很多的为什么。这其中,最主要的部分,是主角的医术何来,目的又是什么。我写了一些设定,做了一些思考以后,迅速抛弃了成长式的主角,尝试写一个从一开始就极其强大、技能纯熟而完备的主角,只需要使用就可以了。

在第二版《大医凌然》设定过程中,我正好与《卡徒》的作者方想遇到一起,在他的帮助下,做了好几个配角的设定。这些配角的设定虽然很精彩,我直到现在都很喜欢,但最终并没有用到。但是,与方想的交流,让我对全书的风格有



了一定的想法。轻松搞笑,尤其是有趣的、有特色的人物设定,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就此延续下来。这期间,偶尔想起日本漫画家鸟山明的一个故事。据说,鸟山明住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县,每个月都要劳烦编辑往来取送原稿,而他本人往来东京也很麻烦,遂起了搬家的念头。其所在的县听说以后,大惊失色,因为鸟山明的稿税很高,以至于损失不得。于是,县里为了鸟山明干脆建了一条高速公路。

故事似真似假,但在当时,给了我一丝灵感。如果是一个无敌文类型的主角,譬如一名外星人,那么,他所能治疗的疾病,将是极其广泛的,让主角居住在一座岛上,吸引病人来求医,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……当然,这个版本还是被否定了。做一名小岛医生,或许会让小说更轻松,更有生活气息。但是,作为一篇医生类的小说,“执业医师”似的角色,与三甲医院里的职业医生,显然还是很不同了。而在大医院里工

■创作谈

虚从实出 见微知著

□志鸟村

作,显然更具有冲突性,也更符合大多数人对医生的认知。另一方面,如果写的是小岛医生的话,那么,他做手术的属性也必然被削弱了。尽管可以设定多名配角来弥补,但就内容来说,小岛医生反而更像是传统医学了。

在此之后,我又尝试前往医院,进入手术室,深入观察医生如何做手术。作为病人家属,我曾经在医院的等候区留宿,但是,进入到医院的手术区以后,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。作为病人的焦躁感,在医院的手术区里丝毫都感受不到。大医院的手术室里,温度适宜,干净整洁,手术的流程清晰甚至有趣……

实地到医院采风后,我彻底摒弃了小岛医生的模式,转而开始了解大医院的具体工作。在此期间,我也阅读了一些较为浅显的医学类资料,首先对缝合产生了兴趣。我请熟悉的医生教我如何缝合,如何打结——这是较为简单的医学操作,也是医学生在学校里就会自己练习的操作,是外科医生基本功中的基本功,同样,我认为,这也适合作为我的小说的开篇切入点。

因为网络小说的篇幅往往比较长,所以就可以写的非常细。详细地从缝合开始描写,感觉是一个更容易徐徐展开的故事,相应的,我也可以从最底端的缝合开始,搜集资料并学习。

搜集资料和学习,是写《大医凌然》过程中,比较耗费时间的环节。医学体系极其庞大,全部学一遍是无此能力也不切实际的。身为一名作者,而且不是医学专业的作者,我选择的方式是,首先遴选出角色们需要的医学技能,然后再进行泛泛的学习,然后对主角需要的着墨较多的技能,做一些相对深入的学习。

那么,第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遴选出角色所需的医学技能。缝合是因为它是外科医生非常底端的技术,是每名外科医生都需要掌握的。接下来的技能应该如何选择,尤其是较高端的技能选择,花费了我较多的时间。在《大医凌然》存稿到三四十章的时候,我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。

这其中,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,是主角所学习所获得的技能,应当是能够治愈疾病的。如果

主角掌握的技能能够治愈疾病,那么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快乐的,反之,如果主角掌握的技能不能完全治疗疾病,那么这本书的基调,无论如何都是快乐不起来的。

从我的观察来看,有关医疗类的日剧、美剧、电影或者漫画,有意无意间,都有类似的倾向。譬如经常出现的心脏科医生、急诊科医生,总是能够治愈病人,自然更容易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反之,如果想要勾勒矛盾,想要不断调动观众或读者的情绪,那么,癌症科或多个大内科往往更适合作主角。

正如医学界中的自我调侃:一本《内科学》,上千种的疾病,唯一能够完全治愈的疾病,只有大叶性肺炎一种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大量的日剧和美剧的主角,都选择心脏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,在我看来,也是很自然的倾向,因为各种外科发展到最后,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接触癌症,处理癌症,而癌症的治愈,往往并不是由医生的技术来决定的。

心脏科则较为不同,心脏是不会患癌的,所以,相比同样高端的颅脑科,心脏科的外科医生,总是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——治好了或者治死了。也因此,给主角选择这样的临床方向,能够给读者更确定感。

相对来说,癌症之类的疾病就不那么干脆,不那么令人愉快了。当然,作者可以说,主角完成了小概率事件,施行癌症根治术,彻底治愈了某某癌症,但是,作为现实类的题材,这样的自说自话,恐怕很难让读者满意。

经过类似的思考,决定了主角的医学技能之后,就需要做更加详细的资料搜集和完善工作了。这期间,我再次前往医院,旁观了更具体的手术,阅读了更细致的资料。另外,就是通过图书馆和知网下载相关的论文来阅读。通过故事情节,设定有趣的配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医院的世界,总体来说还是偏于压抑的,尤其是国内较好的三甲医院,往往承担着最重的任务,需要治疗最困难的疾病……我并不是很想描述这种医院的压抑感。事实上,我认为每一个普通人只要去过医院,都能感受到医院的压抑气

氛,尤其是有亲人住院的时候,情绪是更加敏感的。那么,这本书,我觉得并不需要刻意去描绘这种压抑感。

我更想从另一个角度,去描述手术室里,普通病人和家属看不到的场景。比如说,手术室里的气氛、手术室里的笑话、手术室里宛若普通工作场景的闲聊……

当然,不去刻意地描写,也不是完全不写,就这本书来说,这部分的责任,我是交给配角们去完成的。相对于主角,我认为读者对配角们的宽容度更高。这本书,也是我在配角身上着墨较多的一本书了。配角们的存在,也大大冲淡了医院里令人致郁的部分,制造了很多有趣的场景。事实上,由于医院的场景相对固定,所以,想要像常见的网络小说那样,大开大合的做场景转换,还是比较难以做到的,想必读者们也不愿意看到场景不断变换的医学小说。

这时候,配角们的互动,往往就形成了场景的一部分,用配角们的变换来替代场景的变换,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提升读者们的新鲜度。另外,对于一些比较难以变化的部分,我决定将它们处理成“梗”的存在。

例如手术室里的场景和人物,就现实来说,其实是相对固定的,一名主刀医生加一到两名的助手,再加两名护士和一名麻醉医生,如果是影视作品的话,大约还有更多的镜头表现,而就小说而言,尤其是一本数百万字的小小说来说,重复性的描写毫无疑问会被推向无聊和枯燥的深渊。但是,处理成有趣的“梗”的话,就截然不同了。就某种程度来说,我的一些角色就是为了一些有趣的梗而存在的,甚至包括景物描写等,也都能以梗的形式存在。

相对来说,《大医凌然》中最灵活的反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在医院里,流水一般划过的则是病人和病人家属。因为生病本身就是很严重的事件,病人和病人家属来到医院,本身就带着极强烈的情绪,也很容易在院中释放情绪。如果将书中的医生们比作是鱼的话,病人和病人家属则是流水。鱼在固定的水域活动,但他们周围的水却是不断变换的。

■评点

《大医凌然》:情感体验效应与现实题材写作

□王祥



网络文学20年间赢得数亿读者追捧,受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,中国大众文艺的影响力借此在世界各地迅速晕染,网络文学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有力竞争者。人们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,对之提出了很多期望,如希望网络文学更多表现现实题材,这当然是应该也能够做到的。人们也应该认识到,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学,应该保持自身的创作秉性,其效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。

众多网络文学作品之所以获得读者自发欢迎,是因为通常都有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快感补偿效应。心理学先驱威廉·詹姆斯说,“事实上,对于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,获得、保持、恢复快乐是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内在动机。”积极心理学先锋芭芭拉·弗雷德里克森认为,人们的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之比,应该达到三比一,这样人们才会更健康,更有创造性,更有幸福感,社会成员普遍感到快乐,社会才更有活力。网络文学以满足读者情感需求,提供各种丰富的、特异性的积极情绪体验为其基本效能,在此基础上表达社会责任感,这是网络文学发挥魅力与社会影响力的前提。

我们应该把网络文学的情感体验和快感补偿效应问题,放在整个世界大众文艺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考察。20世纪中期以后,世界心理学界从关注心理疾病研究,转向更为关注普通人的积极心理的达成,人们对人类生命机制认知的新成果,影响了世界大众文艺创作,大众电影、电视剧和小说创作从关注“人的问题”和“社会问题”,转向更加强调情感体验效应的新异性与独特性,给人以积极心理的达成体验,这是好莱坞电影、日本动漫、美剧、韩剧的发展趋势,也是其魅惑众生的底蕴,整体上,与人类更加崇尚在快乐情绪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趋势同步。中国网络文学正是凭借自身情感体验的新异性和独特性,凭借中国青年作家们的创造力,凭借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,走向了世界舞台,而文艺理论界对此趋势的回应尚显不足。

那么,网络文学如何用自身的情感体验效应,来表现现实题材、社会美德呢?志鸟村的《大医凌然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主角凌然作为一名医学院实习生,在自身努力、同事帮助以及好运(金手指)支撑下,疯魔般投入自我训练,心无旁

鹜,日夜不休,掌握每一件外科手术技能,在实践中受到成功激励,迅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、同行钦佩的“大医”。作品的主体构成就是一场接着一场手术,主角不是在手术,就是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,每天回家,家里也是开诊所的,也有众多患者在等着他的各种治疗神技。人帅、钱多、追捧的美女多,然而主角以解决患者苦痛、获得患者感激为自我激励的良方,一心一意建立自己的医术优势。作品看似快感模式单一,更新也不多,实则通过连贯而强烈的情感体验效应不断吸引读者:主角专注于“修炼”、发展、发挥自己的医术技能,凭借自身优势 and 美德取得成功,因而认同、代入主角的读者,感到深度满足,这也是读者想要的,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我们都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优势和美德,以此作为人生的依仗。

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告诉我们,人们通过持续的努力,把自身的天赋发展为可靠的优势,并服务于社会,通过亲社会的行为来实现自我,完善我们的美德,这种满足比之于感官的快乐体验更具社会意义,更能获得自我肯定,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“大医”凌然的每一场手术都与职业技能的进步有关,他在手术中是全身贯注的,他让自己的技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挥,既感受具体手术的挑战性,又感到胜任工作的愉快,每当他把病人从生死关头救回,便得到振奋人心的生命礼赞。心理学家理查德·瑞安和爱德华·德西说,如果人们是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成功,才努力工作,那么其动机属于外在动机,并不能给人深度的自我肯定和快乐,如果是热爱这项工作,人们根据兴趣进行探索、掌握新信息、新技能、尝试新体验的一种动机,就是一种内在动机,会给人以创造性快乐和自我肯定的满足感。凌然的手术技能,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和独特的创造性相结合,成为一种职业优势,与救死扶伤的美德同时成长,并带来社会激励效应,这就使得凌然具有强烈的主观幸福感,自我肯定的积极情绪充盈身心每一处。

读者跟随凌然去做手术,去感受惊心动魄的拼搏过程,每一次手术都有环境、病情、技能的不同,每次都能得到不同的新技能激励,也就具有体验的特异性,我们处于持续的期待和兴奋情绪中,我们与凌然一起经历了心理学家希施赞特米

哈衣所说的“沉浸体验”(flow),我们全心全意投入这些具有生命光彩的行动,我们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愉悦或幸福感的体验,因为我们处于忘我状态,那不是在观看故事剧情,而是在体验生命历程。

那些热爱并享受创作的作者,如同凌然做手术,也常常能够得到沉浸体验,得到快乐所激发的生命力的加持,创作得更好更持久。网络小说作者若能够建立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技能为社会服务,就能感到满足和幸福,若不能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,就会感到焦虑。作者志鸟村为了写这本书,事先花了几个月时间泡在医院手术室,观摩医生的言行,观摩手术过程,充分掌握医学资料,写作过程中,让自己的生命充分舒展,紧贴着主角的每一个举动,才会有那么真切的手术过程的呈现,才会根据主角的技能进步的细微之处,根据具体病情、具体社会情境、助手和旁观者的反应,把不计其数的手术过程写得那么具有特异性和真切感,感受这些手术的读者,也因之具有这样的微观生命视野,使艺术神经与每一个生命律动相互联通。

这正是现实题材写作所应该追求的效果。这是对医生职业行为的正面进攻,硬拿硬上,胜任愉快,对于职业壁垒、对于行业写作的枯燥与艰难,作者夷然不惧,胸有成竹。现实题材写作,难在让读者对于“现实生活”牵肠挂肚,大众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艺术技巧是用能够引起恰当情绪反应的、一连串符合情理“情绪事件”,构成一个充满生命体验效能的故事。作品若与读者情感体验效应无关,则用于自夸的厚重或飘逸,不过是楼前土堆与柳絮,就在眼前,却无关紧要。

《大医凌然》这种发挥优势的过程,调动了我们对生命潜能和自我修炼的体悟,也调动了我们的社会性情感,人物凌然激发了广阔的“共情”体验,帮助我们强化理解他人的意图和能力。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对共情(empathy)的阐释,我们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的能力,接纳他人,表达他人所需要情感的能力,是与理解的基础,是社会成员建立社会联结、构建文明社会的基础能力,我们的情感教育、我们的文学创作的目标之一,就是培养人的共情能力。

医生这个职业更需要共情能力,那是责任感驱动下进行充分训练的结果,共情能力强的医生

能够敏锐、迅速地察觉病患的心态,在精神上温暖病患,然而又能不被情绪左右,能够给出高度专业权威的治疗方案和真心真情的治疗,令病患感到安心。这是一种社会期待,人们渴望自己的生与死都被温柔以待,而医院就是那个给予人们最深关爱的地方。

医生题材是难以越过医患矛盾而专写现世安好、花红柳绿的,《大医凌然》也呈现了社会的矛盾纠葛、人性的复杂与危险,呈现了一个大型医院不断爆发紧急状态的日常景象,凌然所处的“急诊科”更是社会痛点的爆发前线。社会经验丰富的医生,常常在患者生死不明的关键时刻,做出趋利避害的举动,然而“大医”凌然常常迎难而上,甘冒风险,用高超医术、仁爱之心、勇毅果敢的行为,把处于生死一线的患者救回来,给予我们许多情感高潮体验。凌然单纯,心地善良,受人追捧,却并不在意自己的明星地位,他不在乎世俗成功,却深受世俗众人喜欢,这样一个“帅医生”形象逐渐明亮起来,不知不觉地,男性读者与女性读者都对他产生了欢喜之心,与他的手术

助手一样,愿意与他同行,信任他,想念他,就仿佛世间本有一个“大医”凌然。

作家亦需要很强的共情能力,能够把自己的心放进人物的内部世界,理解、把握、表现各种复杂关系中人物的情感反应,写人物的心态变化能够丝丝入扣,让人物成为我们热爱的情感对象,让读者产生“让我跟你去吧”的念头。《大医凌然》有一种不知不觉、并未声张的治愈人心的力量,并未企图操纵人心,亦未企图讨好读者,却令人甘心追随,体现了作者对于读者的温情和体贴,体现了作者诚恳踏实的写作态度。这件事如此简单而美好,我们需要一个好医生,而作者就写了一个可亲可信的好医生。

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写作,如何表达对现实的思考,如何表达作者的价值观念与伦理态度呢?《大医凌然》等小说作品告诉我们,这需要依靠艺术的力量,通过调动读者的情感体验,特别是营造强烈的高潮体验,令读者确信人物行为是真实可信的,则主角的价值观念是可信的,我们愿意在内心扮演像主角一样的角色,向他的情感和伦理态度靠近,这样,读者、主角与作者就形成了愿望——情感——伦理共同体,产生一致性社会行为。“大医”凌然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感动,其实叠加了整个网络文学的体验效应。超长篇幅的网络小说的写作、连载、阅读,是一个长达一年乃至数年的情感体验过程,这种角色扮演行为就会不断重复、不断强化。

凌然在作品中治好了许多患者,而他的故事也治愈了很多读者心中的心疾。《大医凌然》创造了一个“记忆”,读者与凌然一起做过很多美好的事情,分享他的生命光荣和社会赞誉,也因此认同、接纳、融合了凌然所代表的道德情感,把人道主义精神、利他主义社会伦理内化为我们内心的准则。

我们越是期待文学承担社会使命,就越是应该强调读者的情感体验效应,就越是应该尊重艺术创作规律,是言诚可信也。

